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傳 第三卷

孫悟空收妖救師 卻說那五十個敗殘小妖報導：「虎先鋒被那毛面和尚打死，抱在門口罵戰。」老妖聞言道：「這廝無知，我倒不曾吃他師父，他反打死我先鋒。」急披掛出門，高叫：「那個是孫行者？」大聖道：「你外公在此。你好生送我師父出來，饒過你殘生！」老妖不聽，大戰數合。行者遂賣個身外手段，摘一把毫毛，變有百十個行者，圍住老妖在核心。那老妖亦賣一手手段，把口望巽地一吸，遂吹一口氣，忽然黃風大作，從地下颳起。此風真個利害，把大聖那小行者吹在空中，似紡車兒亂轉。大聖只得收上毫毛，又被那老妖劈大聖眼上一吹，兩眼刮得緊閉不開，因此敗陣走轉。

那豬八戒見黃風大作，日月無光，亦不敢動身，正在憂慮，忽見大聖回轉，迎道：「哥哥，好大風呵！陣勢、師父何如？」行者搖手道：「利害，利害！老孫與他戰到二三十合，兩下賣弄手段，被他吹得兩眼緊閉，敗陣跑轉。」八戒道：「這等，怎麼救得師父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且等再處，急要尋個眼科先生醫眼。」八戒說：「這山坡中那有郎中？況天色又晚，且要投宿。」

二人收拾行李，上到大路，見那山坡下有一莊家，內有一老者。二人進去借宿，與老者見禮，備言前事。又有蒼頭進獻茶飯，開畢鋪蓋。行者問：「老丈，貴處敢有賣服藥的麼？」老者道：「這賤地無郎中，只老夫自己有些點花九子膏，把與你點點看。」遂取玉簪與行者點上，然後二人就寢。睡至五更，行者抹臉睜眼，道：「果然好藥，比往日更光些。」八戒亦開眼，看不見房屋。二人驚得軋軋爬起，見行李與馬都在樹下，又見樹上有四句字云：

莊居非是俗人居，護法伽藍點化盧。

妙藥與君醫眼痛，盡心降妖莫躊躇。

行者看完，道：「這伙野神，自換了龍馬，一向不曾點他，他反來弄虛頭！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不要扯架子，他怎麼伏你點？」行者道：「這護法伽藍、六丁六甲、五方揭諦、四值功曹，皆奉菩薩法旨，暗保師父。自有了你，再不曾用他，故未點究。」言未畢，又見一老者問曰：「二長老何往？」行者道：「往黃風洞收妖。」老者道：「那妖精甚利害，諸神不怕，只怕靈吉菩薩。」行者問：「這菩薩在何處？」老者道：「在南直崗上，此去二千里，有一山，名小須彌山，乃是菩薩講經院。」用手指其去路。行者與八戒看路，那老者化作清風而去。只見遺下一柬帖，上有四句詩云：

上覆齊天大聖聽，老人乃是李長庚。

須彌山有飛龍杖，靈吉當年受佛兵。

二人看罷，知是太白金星點化。遂令八戒仍看行李，一劬鬥打至靈吉菩薩院中。與菩薩禮畢，將上項事細陳一番。靈吉聞言，取過飛龍杖，與大聖駕雲，遂至黃風洞口。靈吉道：「那妖怕我。我只在雲端坐定，你誘他交戰，我好將施力。」行者依言，引出老妖交戰。那老妖正在吸氣，被靈吉將飛龍杖丟下，不知念了甚麼咒，變做一條金龍，將老妖抓住。妖現真形，卻是一個黃尾貂鼠。行者舉棒來打。被靈吉救住，道：「勿傷他命。他是靈山腳下得道的鼠。只因為偷吃琉璃盞內清油，怕金剛拿倒，故此走了成精，如未見他不該死，著我轄押在此。我還要帶他解見如來，正明今日之罪孽。」行者聞言，謝了靈吉。

須臾，到林坡中叫八戒牽馬挑擔，進洞救援師父。二人去到洞中，把那一伙小妖盡皆打死，往後園去救師父。師父道：「你二人怎麼捉得妖精？」行者將上項說了一遍，師父謝之不盡。他兄弟把他洞中齋飯吃了，師徒一齊出洞。不知向後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詩曰：

老妖黃風甚非常，行者英雄不敢當。

若非靈吉相降伏，難免三藏一命亡。

### 唐僧收伏沙悟淨

唐僧過了八百里黃風嶺，正好跑路。忽見一道大水，浪湧波高。三藏忙喚徒弟道：「此大水滔天，又無船隻，怎麼過得？」言未畢，又見岸邊有石碑，橫篆三字：「流沙河」。且有四句云：

八百流沙河，三千弱水深；

鵝毛飄不起，蘆花徹底沉。

師徒正在看碑，河中閃閃的鑽出個醜惡妖任，打一旋風，跳上岸來。行者慌忙抱住師父，八戒丟下擔子，執起鐵鈹，與妖戰經數十合，不分勝負。行者忍手不住，走近前一棒，那妖躲過，鑽入水去。八戒惱得亂跳，道：「哥哥，誰叫你來，那妖險著我手，反被你逐去！」行者道：「賢弟莫惱。我這數日不曾弄棍，就忍不住這些輕薄。」三藏道：「二人休說閒話。但此水既不浮舟。必竟要尋個淺處，方可過得。此處又無人問，還要問此妖，方知深淺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你既喜弄棒。這次讓你去。」行者道：「賢弟，岸上的讓我戰，水裡的讓你戰罷。你去時可敗不可勝，引他上岸，待老孫好一同拿倒問路。」八戒道：「我去引他，你好生看師父。」言罷，跳入河中，分開水路，徑去尋妖。

那妖聽得水響，挺杖來戰。二人水底戰起，戰出水面。八戒佯作假敗，望東岸逃出。那妖趕將近岸，又被行者一棍，妖又入河。八戒嚷道：「你再忍一棍，可不到手！」行者道：「賢弟莫嚷，還要你去。」八戒再去引他。那妖只在水中，再不上岸。行者道：「八戒弟，你在此看守師父，待我去見觀音菩薩求救。」八戒道：「這等，你須急去急來。」行者即縱一劬鬥，直到菩薩座前，將前事啟上，道：「得了豬悟能，又過了黃風洞，今至流沙河，被妖阻絕，不能渡河。因此特來求濟。」菩薩道：「你這猴子，又不說出保唐僧的話來。那妖被我勸他善信，取名沙悟淨，已曾指教他保護取經人往西天。你說出原因，他自歸順。」行者道：「他在水裡，如何得他歸順？」菩薩聞言，在袖中取出一個紅葫蘆，叫惠岸領受，同孫悟空到流沙河邊，叫悟淨歸順唐僧後，叫他取向日骷髏，按九宮布列，把葫蘆放在當中，就是法船一隻，渡唐僧過河。

惠岸與悟空領了法旨，回到流沙。八戒望見惠岸來到，引師父同接。相見言，行者備以沙悟淨原因說與三藏知道。三藏聞言，對惠岸極言感謝。惠岸即向河邊，高叫：「沙悟淨！」那妖聽得叫法名，慌忙出水來看，見是惠岸，笑盈盈相迎。惠岸以唐僧師徒說與他聽，遂帶他拜見唐僧，謝過前罪。唐僧取過法刀，與他削髮受戒。悟淨拜了師父，序了兄弟。惠岸取出葫蘆，放於中間，叫悟淨取下骷髏，放於九宮，變做一隻法船，渡過流沙。師徒俱已上岸，惠岸收起葫蘆，駕祥雲而去。骷髏化作九股陰風，寂然不見。三藏見惠岸登雲，骷髏解化，乃望空中深深拜謝。正是：

木吒徑回東洋海，三藏上馬卻投西。

悟淨從今遵佛教，師徒同心見阿彌。

### 豬八戒思淫被難

話表師徒四人跑路，天色將晚，遇有一間大屋。三藏道：「此處好借宿。」叫行者去探問。行者知是神人點化，只不洩漏，徑進門去，高叫「借宿」。內有一婦人道：「何人擅入寡婦之門？」行者道：「小僧是大唐來的，往西天拜佛求經。同伴四人，至此天晚，特告老菩薩借宿一宵。」那婦人笑語相迎，道：「那三位在那裡？可去請來。」行者高叫：「師父進來。」那三藏與八戒、

沙僧一齊而入。

只見婦人出廳迎接，真個生得美貌，勝如月裡嫦娥。八戒一見，兩眼偷睷。婦人近前，一一見禮已畢，請各敘坐，厚獻香茶，復整齋筵。三藏因承敬意，問：「老菩薩，夫君何往，高姓貴名，此處叫甚地方？」婦人道：「此間萬西牛賀洲之地，小婦人丈夫姓莫名有，家資頗厚，奈無子嗣，止生三女。不幸夫君又喪，小婦居喪，母女四人並無男人倚靠。長老肯發慈悲心，替我照管家產，娘女肯招四位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三藏聞言，推聾不答。那婦人再三炫售，三藏只是不聽。八戒在傍，欲心缺缺不已，在那椅子上坐，好似針刺屁股一般，左擦右捱，忍不住走上前，扯了師父一把，道：「師父，這娘子生得十分美貌，你怎麼佯佯不睬？真是好呆！何不將差就錯，權得一時快活。」被三藏咄喝一聲，喝退八戒，道：「出家人不以富貴動心，美色豈足介意？」那婦人聞言大怒，道：「你既不從，你手下人也招不得一個，好生無理！急出吾門，不容歇宿。」三藏見他發怒，只得勉強對悟空說道：「你莫若在這裡也罷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從小不曉得幹那事，就讓八戒在這裡罷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不要耍我，你大家都有操守。」行者又說：「悟淨，你在這裡罷。」悟淨道：「小弟受戒，不幹這事。」婦人見眾人推辭，轉身進去，把門緊閉。

八戒欲心未遂，只管理怨，說：「師父不會幹事，縱不順從，也權時謊他，拐些茶飯吃了，落得一夜好睡。似這等閉門不聽，怎生區處？」三藏道：「寧可清淨，不可糊塗，就在階前站立也罷。」八戒陡生一計，道：「師父，我和你眾人捱這一晚，也不打緊，只是這馬明日要跑路。哥哥、兄弟，你二人看顧師父，我去放放馬來。」那呆子急忙忙的解了韁繩，牽起馬去。行者知他心中之事，道：「沙僧，你伴著師父，我去看他甚麼勾當？」搖身一變，變做一個蜻蜓，隨著八戒。只見那呆子且不去放馬，走至後門，見婦人與三個女兒在後門閒望。女兒見八戒來，閃身進去。那婦人問：「小長老，那裡去？」這呆子放下韁繩，深深唱喏，道：「我特來看你。」婦人知他意思，說：「你師父不從，我就把女兒招你。」八戒道：「恐令愛嫌我粗糙。只是我甚會治家，又會佃田。」婦人說：「你既會管家，我對小女說，一定贅你。你進前廳等候，就叫小女出來成親。」行者聽訖，轉翅飛到前門，現出本相，先見唐僧，把八戒事說了一遍，道：「八戒轉來，師父莫做聲，隨我要他一耍。」三藏說道：「憑你。」

少時間，見八戒把馬拴下。三藏道：「你馬放得飽麼？」八戒道：「無甚好草，沒處放馬。」行者道：「沒處放馬，可有處牽馬麼？」八戒聞言，知是走了消息，垂頭扭頸，努嘴皺眉，半晌不言。只見那婦人開門請進，引三個女兒出來成親。行者說：「我眾人議定，姓豬的作婿。今日是個天恩上吉，就此成親。」行者與沙僧叫八戒拜了師父，好去成親。八戒心中實愛，只是口裡佯說：「做不得，做不得。」行者道：「你這呆子，在後門不知叫了多少娘來，才得親事完就。何不快快應承，攜帶我等吃些酒罷。」行者扯住八戒，沙僧扯住婦人，捉八戒拜了岳母。這呆子拜畢，腳越越的要望房裡去走。那婦人即叫家裡設酒，款待三位，說：「列位緩飲，我領舍婿進去。」

八戒進房，急欲就寢。那婦人道：「我三女推遜，實難憑許。莫若你把手帕遮面，由你拿到就是。」八戒遮了面目，雙手連拿，左拿得一下柱頭，右拿得一下粉壁，道：「岳母，你這裡面亂紛紛的，那裡去拿？」那婦人揭起手帕，道：「這三條汗巾，憑你拿一條縛在腰上，叫三女來認是誰的，就是那個成就。」八戒就把三條一齊拿起，原來是三條繩索，把呆子縛得緊緊的，遂跌倒在地，疼痛難禁。那些婦人俱已散去。

卻說三藏、行者、沙僧一覺睡醒，睜眼觀看，那有高樓大廈，卻在鬆坡中睡。三眾知是觀音點化，合掌拜謝，收拾又行。只聽得山中八戒叫：「繃殺我也！望師父救一救，下次再不敢！」三藏聽得，著悟空去尋。不知在何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從正修持須謹慎，掃除愛欲自歸真。

八戒無禪有見意，被神縛綁在深林。

#### 孫行者五莊觀內偷果

話表三人上嶺，只見那呆子綁在樹上，口叫痛苦難禁。行者向前放下。八戒遂拜過師父，道：「下次再不敢亂為。」謝了行者、沙僧。四人又行，條至一嶺，景物非常。三藏道：「此山勝景，必有靈仙居住。」大家同去遊玩一會不題。

卻道萬壽山有一觀，名喚五莊觀，觀有一老仙，名號鎮元子。後園中栽有人參果，三千年開花，三千年結子，三千年成熟，一萬年才結三十個果子，其形似三朝未滿的小孩兒。人若得聞其香，加壽三百六十歲，得吃一個，加壽四萬七千年。本山鎮元大仙因元始天尊請去講道，門下二徒，一名清風，一名明月，鎮元臨行吩咐二徒弟道：「我去後，不日有個故人唐三藏，他是金蟬子，如來佛第二個徒弟。五百年前與他在金盃會上相識，今往西天取經，從此經過，你不可怠慢他，可摘人參果二枚獻他。但他有跟隨徒弟，你要仔細看顧，莫被他偷吃仙果。」二童一聞師言，謹領法命。

不數日，唐僧來到觀中，二童拱手接應，禮畢各坐。二童問曰：「老師莫非唐三藏？」唐僧答曰：「仙童因何知我賤名？」童子道：「我師名喚鎮元子，被元始天尊請去；曾吩咐弟子迎接老師，不知仙駕促臨，未得迎候。老師請坐，待弟子去取果子來獻。」言罷，二童子往後園，摘得二顆仙果，奉獻三藏。三藏一見，驚道：「這是出世孩兒，怎麼吃得！」童子備言此果根由，三藏只是不吃。二童亦不能強，拿轉房內自食。

那行者兄弟在傍，真個思量，童子又不與他，三人意欲去偷，又怕師父。各設計脫身。行者曰：「我去掃淨寢房。」八戒曰：「我去炊些飯吃。」沙僧曰：「我去放馬。」三人脫了師父，走去後園中偷吃三個。八戒是個粗人，一口吞吃一個，還有不足之意，又叫行者去摘。行者走出園來，道：「你好不知足，他一萬年才結得三十果子，吃了三個也夠了，還要思量！」二童子正在堤防此事，忽聽行者言語，慌忙去後園一看，果見去了三個。二童哭聲罵出。三藏道：「仙童因何？」童子道：「你這伙賊人，偷吃我果子！」三藏道：「你那果於獻我，我不吃，那個去偷？」童子道：「是你徒弟偷吃了。」三藏高叫：「徒弟俱來。」沙僧聽得叫：「二位哥哥，那事發作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二弟向前，只是莫認。」三藏又叫，三人近前，佯做不知。三藏道：「我等出家人，不要吃閻味食，吃了果子，就直說出來，陪他個禮罷，莫引他罵。」三人只是不認，那童子只管咒罵。行者惱得心焦，變一個假行者在法堂端坐，自己真身走入後園，使一個推山塞海之力，將人參樹拔倒，又轉入法堂。二童子說：「這和尚被我等辱罵，也不做聲，敢是錯數了。」再去後園一看，只見其樹倒了。童子驚得跌倒在地。這行者見童子後園去看，知其事必發，促起眾人急走。

那鎮元子大仙卻轉本觀，不見二童，只見後園門開，近前詢問，二童哭聲不止。大仙叫他起來，和顏問他樹倒之故。童子說：「師父去後，果有唐三藏來。我曾獻他二果，他再三不吃。我二人自己各吃一顆。不料他手下三個徒弟走去偷吃三個。我去法堂罵他，惱了他性，卻走進園去，拔倒此樹。」大仙問：「他師徒在那裡？」童子道：「先在法堂。」大仙見法堂沒有，急忙趕去，只見他四眾在路傍打坐。大仙高叫：「唐三藏好無理！你縱容徒弟偷我果子，又縱他推倒我樹，是何主意！」三徒做賊心虧，不與大仙理說，各人掣出兇器，圍住大仙亂打。實不曾傷得一下大仙，反被大仙作法念咒，掀起法衣，將四眾一齊張起，跑轉觀中，叫徒弟綁在法堂，取過水磨金鞭來打。

三藏聞言，兩眼流淚。行者密語：「莫慌，待我做個解數。」摘下四根毫毛，變做四人形狀，他師徒真身又一徑跑去。走了一日一晚，行者恐打傷自己假體，收轉毫毛。那大仙只見四人無些蹤影，乃歎曰：「這猴子曾鬧天宮，果是來得，但不可容縱他，免至日後脫大。且還要趕他轉來問罪。」復駕祥雲趕上，又把法衣張起四眾，轉到觀中。叫徒弟取四匹綿布，將四人一齊殮起，重加密裹縫，燒起一鼎油鍋，要把四眾熬死。行者道：「我這幾時未曾得滾油洗澡，若承厚意，多賜些油。」口是這等說，心裡也怕熬死了師父，還要弄碎他鍋才可。只見門外有一石獅子，做個解數，咬破舌尖，噴血一口，把石獅變一樣形象，仍舊綁縛。他自己縱在雲端觀看。那大仙道：「先熬死行者，然後熬他三個。」叫徒弟抬他下鍋，三四個近前抬扛不起，說「這猴精真個結實」。叫起十數餘人，把他扛下鍋去。那石獅果重，把油鍋打得粉碎。眾人驚看，見是一個石獅子。大仙又笑又惱，說：「他去了也罷，又弄

碎我鍋！再架起油鍋，就把三藏來熬。」行者雲頭聽得，慌忙走來道：「我拔倒你樹，與師父何干，還把我熬。我先前不曾放得屎，恐污壞你的油兒，今乾乾淨淨，正好下鍋。」大仙佯佯近前，一把扯住大聖。不知把他下鍋也不曾，且看後頭如何。詩曰：

五莊觀內一神仙，後園果品不輕傳。  
行者不合偷他吃，引起仙童鬧聲喧。  
惱發大聖凶狂性，推倒樹木走西天。  
鎮元轉觀心煩惱，要把師徒火熬煎。  
剛強果有剛強者，法大還有法大仙。

### 唐三藏逐去孫行者

卻說那鎮元大仙扯住行者，道：「你的本事，我也知道(原作「到」)，但拿在我手，你也難走。好好還我樹來！」行者道：「你這老先生，真個小氣。只是要活樹，何難之有，無故討這等熱鬧。你放了我師父、兄弟，我還你樹來。」大仙道：「你若活得此樹，我就放你師父、兄弟，我還與你結為兄弟。」就把師徒三人放了。行者道：「鎮元老仙，你好生替我看顧師父，待我求個仙方就來。」話訖，遂縱一筋鬥，直至落伽山觀音菩薩座前，參拜已畢。菩薩問：「唐僧行至何處？」行者道：「行至萬壽山。弟子不識鎮元大仙，毀傷了他的人參果樹，被他羈住，不能前進。」菩薩罵道：「你這潑猴，他那人參果乃開天闢地的靈根，鎮元子乃地仙之祖，你怎麼毀傷他樹！」行者叩頭拜道：「弟子與他說過，只要醫好其樹，他就放我師徒前去。望菩薩發個慈悲，早救唐僧往西天。」菩薩道：「我淨瓶裡的甘露，可活仙樹靈苗。我給些甘露與你，你把去放在地下，將樹扶起，自然茂盛。」行者得了甘露，回轉觀中，叫大仙、師父同進後園醫樹，將甘露放在樹下，一手扶起樹來，只見頓然茂麗，餘果尚有。大仙甚喜，回轉法堂，復令童子去摘十顆來獻唐僧。復安排蔬酒，與行者結為兄弟。

次日天明，行不數里，又至一山。三藏肚中飢餓，叫行者去化齋糧。行者縱身去化。三藏下馬，坐在山中。真個高山有怪，峻嶺藏妖，頃刻間，一妖變做一個美貌婦人，手提一瓷罐，近前來試唐僧。三藏拱手，待以正紮。八戒慾火，就有思淫之意，只管自己與他絮絮叨叨。忽然行者到了，睜開火眼金睛一看，見是妖怪，掣起如意棒一打，那妖真身去了，只打死一個假屍在那裡。三藏道：「你無故打傷人命，怎得開交？」行者道：「這是妖怪，有害師父之意，我故掣棒打死。」三藏不信，行者叫：「師父，你看他瓷罐內都是許多長尾巴的蛆。」三藏半信半疑。

八戒見那婦人生得美貌，不忿行者打死，卻攬唆師父道：「這女子被行者打死，他怕師父打罵，故變這障眼法瞞過師父。此女子豈是妖怪之理。」三藏被八戒一唆，念動咒語，把行者緊倒在地。行者忙叫：「痛殺我也！有話便說。」三藏道：「你平白打死人，還修甚麼善果！你急回去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你叫我回去，只怕你去西天不成。」三藏道：「我就去西天不成也罷，我只不要你在我身傍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我雖凶狂，心甚慈善。我得你活命，未曾報得你恩，個叫我回去，實難割捨。」三藏聽他言語悲切，說：「這次饒你，下次再是這等，我就把咒連念二十遍。」行者道：「三十遍也著由你，只是我不打人就是。」

言未完，那妖又變一婆子來。八戒道：「師父，不好了！你看那一個婆子趕來，敢是先前那婦人的姑嫜？」行者定睛一看，又見是妖，又掣金棒一打。那妖又脫去真形，把假屍打死在路傍。三藏驚下馬來，把咒語連念。可憐行者忍心受罪，緊得兩眼垂出，忙叫：「師父饒命！」三藏道：「這等勸你為善，怎麼只是打人！」行者道：「他是妖怪。」三藏罵道：「你這潑猴，妖怪就這等多！你只是回去，我懶和你講閒話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我回去不打緊。只是我水簾洞中部下有四萬七千群妖，我當日衣冠何等巍然，今日削髮修善，秉正沙門，跟你做個徒弟，把這金箍勒在頭上，那有面皮反故鄉。師父若果不要我，可憐我也跟你這幾年，受盡多少苦楚，望垂半念惻隱，替我鬆去這箍，萬古千秋不敢忘恩。」三藏道：「菩薩只與我緊箍咒，並無鬆箍咒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既沒有鬆箍咒，萬乞海容，帶我事奉師父也罷！」三藏道：「我又饒你一次，再莫行兇。」言罷，伏侍師父上馬。

原來那妖行者第二棍也不曾打殺，又變做一個老公公來到。八戒道：「師父，那個老兒敢怕是尋那婆子的。」行者嚷：「八戒，不要胡說，待老孫向前去看。」又見是妖，那時，行者想：將欲不打，恐他害了師父；將欲打他，又怕師父念咒。兩難之地，乃自語曰：「寧可我自己受痛，不可害了師父。」卻念動真語，驚得前后土神俱來聽令。行者道：「你這些野神，你縱此精害我師父三次，這次確要打死他，爾等替我圍住，休放走了！」神眾誰敢不聽他命，四邊圍住，被行者一棒打死，化做一堆骷髏，脊骨上一路字，叫做白骨夫人。唐僧聞說，倒也信了。八戒傍邊唆嘴道：「師父，他怕老兒說出婆子等事，故打死他，變此模樣誑你。」三藏果聽八戒一唆，復念起咒來。痛倒行者在地，高叫：「師父饒命。有活快說！」三藏道：「你一連打死三人，凶性不改，急忙回去。」行者歎曰：「咳，咳，咳！他分明是妖怪害你，我倒與你除妖，你反聽呆子讒言搬唆，屢次逐我。我今願去，只是多了這箍兒，你明日有難，又來箍我。」三藏叫沙僧取紙筆，「寫了貶書與你，我再箍你來見我面，我就墮阿鼻地獄。」

行者連忙接了貶書，道：「師父，不要發誓，你有難，我還來救你。但此去非我本心，難當你這等趕逐，我去則去了，我心上十分痛楚。師父端坐，容弟子拜別。」深深拜了四拜，唐僧並不睬他。那行者淚垂喉硬，吩咐沙僧道：「賢弟，你是個好人，你早晚伏侍師父。倘有妖精拿住師父，你說老孫是他大徒弟，使妖精不敢害他。」唐僧罵道：「你好大的英名，我倒要你遮蓋！」行者見他不肯回心，沒奈何才去。又囑咐八戒道：「你這個唆嘴的人，我把師父交付於你，你明日沒有師父還我，老孫實不饒你。」言罷，縱一筋鬥，直至花果山水簾洞去了。真個是：

垂淚叩頭辭長老，含悲留意囑沙僧。  
一頭拭過坡前草，兩腳登翻地上藤。  
上天下地如輪轉，跨海飛山第一能。  
頃刻之間不見影，須臾回至水簾邊。

### 唐三藏師徒被難

卻說行者離了三藏，回到水簾洞口。眾猴望見大聖回轉，星忙來接，迎入洞中，彼此各陳其情。復設大旗一面，上寫「齊天大聖」。重修花果山，復整水簾洞。一時洞中大小妖猴，復得逍遙自在不題。

卻說三藏過了白虎嶺，忽見一帶林垣，路甚崎嶇，三藏腹中飢餓，叫八戒去化齋飯，三藏與沙僧坐在草坡。那呆子去了十數餘里，並未有一人家，且在草科中睡著。三藏等至天晚，還不見來，叫沙僧去尋他轉來，好去借宿。三藏獨坐煩悶，強頓精神，散步行走。只見那一邊有一座黃金寶塔，他想塔下必有寺觀，遂近前去看。不覺洞門口有小妖，看見他來，就把三藏拿進去，獻與黃袍老妖。那老妖問：「和尚那裡來的，還有伴者幾個？」三藏不識其意，說：「我是大唐僧人，在西天求經，還有徒弟二人。」老妖聞說，吩咐小妖：「把三藏拿在定魂樁上，待他徒弟回來，慢慢把來醫味。」

且不言三藏逢災。卻說沙僧去尋八戒，只見睡在草坡。沙僧叫醒八戒，說：「哥哥化得好飯！師父說道，沒飯也罷，叫你轉去，趕早借宿。」二人轉至原處，只見行李與馬，不見師父。沙僧道：「被你唆去大哥，現今被妖捉去師父，怎麼好也！」八戒起身遍看，見南嶺下有黃金寶塔，道：「兄弟，不要埋怨。師父想被塔下僧人請去吃齋飯去了，我和你快來，去討些受用。」二人去至洞口，見綁倒師父。二人嚇得各取兇器，就與那老妖大戰，步入雲端。

那三藏在洞中悲啼。忽見一婦人近前道：「長者那裡來的？」三藏道：「不消問得，你要吃就吃了罷，問我怎的。」那婦人

道：「我不是吃人的。我是寶象國中國王第三公主，名喚百花羞。只因十三年前八月十五日夜賞中秋，被這妖一陣風來，把我攝在此間，與他做了十三年夫妻。我家離此三百里路，杳無音信相通。不知長老從何而來，被他拿倒？」三藏道：「我是大唐人，往西天求經，閒步至此，被他捉獲。」那婦人轉過笑臉，道：「你往西天，在我寶象國過。你與我帶一封家書，我叫他饒過你命。」三藏道：「這等，甚好，甚好！」那公主修書已完，付與三藏，遂厲聲高叫：「黃袍郎。」老妖聽得公主叫，星忙按落雲頭，道：「渾家，有甚話說？」公主道：「我適才在羅幃睡著，夢見金甲神說道，這三個和尚，前世在閻君殿前保我做個人身，今世始得與你配合。看來是我你的恩人，莫若放他去罷。」老妖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就放他去罷。終不然稀罕這三個人吃。」於是吩咐小妖，送三個和尚出山。

不日，路行三百，走到寶象國中，安歇金亭館驛，三藏進朝，先投唐王勸合文牒，然後呈上家書，詳道公主所言等事。國王聞言，遂開家書一看，惱得兩淚交流，即托三藏去收伏妖魔。三藏道：「貧僧無法，實不能降妖。我有二徒，神通廣大，或者他可收得。」國王即宣八戒、沙僧上殿，賜以御酒三杯，吩咐二人去收妖魔，救轉公主。

二人須臾駕雲，去到洞口，叫老妖出洞來戰，說出要取公主一事。三人大戰數合，八戒戰他不過，叫沙僧抵住，「我去出個恭來。」一溜走去草科打睡。你說如何戰他不過？當初因唐僧在洞，有護法神祇助陣，今都在寶象國中保護唐僧去了，二人故戰他不過。八戒逃去，沙僧被老妖捉倒，綁入洞中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行者方回水簾洞，三藏師徒復遭凶。  
幸得公主行方便，唐僧脫卻虎牢籠。  
寶象國王開書看，八戒沙僧復爭鋒。  
呆子敗陣奔逃走，沙僧捉入寶塔中。

### 豬八戒請行者救師

卻說那怪把沙僧捆住，也不曾殺他。暗想公主來經一十三年，今陡然走出消息，必是唐僧去說。還要趕去到寶象國害了唐僧，然後殺他徒弟。遂變做一個青年子弟，去到寶象國中，進朝面見國王。

那國王與唐僧正坐敘，忽聞報說：三駙馬來到。舉頭見他生得伶俐，亦不敢疑他是妖。兩下行禮已畢，國王問：「賢婿成親多年，怎麼今日才來見我？你當初因何配合小女，你家住何村，有甚姓名？」老妖叩頭道：「臣是城東碗子山坡月莊人家，離此三百里。自幼好習弓馬，打獵戲耍。因向日獵至深山，忽見一虎馱著一個女子，被臣兜弓一箭，射倒老虎，將女子帶轉莊上，茶水灌醒，因與臣配合。臣故感虎之恩，將虎放了。不知那虎變成一精，不日大唐有個取經唐僧被他吃了，又心生計，謀侵公主未遂。風聞變做假唐僧，在陛下這裡搬說是非，公主故令我來拜見。」國王被他謊信，說道：「這裡是唐僧麼？」老妖說道：「這個正是十三年前的虎精。」道：「借過半盞淨水，臣就要他現出本相。」國王命官取水與駙馬。那老妖接水，望唐僧一噴，遂變成一個老虎。驚得國王眾臣皆走，被將軍校尉一頓亂打，幸有伽藍等神擁護，才不曾打死。後被眾人將鐵索拘在鐵檻之中。

國王傳旨，設宴銀安殿，請駙馬於銀安殿歇下，著美女十八個奉酒。老妖飲至三更，大笑一聲，現出本相，伸開簸箕大手，拿一個女子吃了一口。餘皆驚散亂逃，躲在短牆簷下，夜深又不敢驚動國王。那老妖自斟自酌，吃一口人肉，又喝一杯酒。那銀安殿與金亭館相近，唐僧白馬在槽上吃草，聽得師父被難，又知妖精在銀安殿飲酒，一時思道：「小龍，此時不救師父，功果完休（原作「失」）矣！」遂將身一跳，變做一個美色婦人，到妖怪面前道：「駙馬老爺爺，莫傷我命，我來奉唱。」老妖見唱了一首，說：「你會舞麼？」小龍道：「會舞，只是沒有刀。」老妖取出鋼刀一把與他。小龍接刀，舞了上一下二左三右七，遂望老妖一刀。那妖躲過，拿起插燭的滿堂紅，大戰一場。小龍使個解數（原作「和」），飛刀一斬；被老妖接了刀，拿起滿堂紅打了後股一下。小龍跑走，復變白馬，在槽吃草。

不說小龍敗戰。卻說八戒草料中睡醒，知得沙僧被捉，且走轉金亭驛中，不見師父，只見白馬在槽，遍體出汗，後腿紅腫。八戒失驚道：「是甚人打壞師父的馬？」那馬忽然吐出人言，嚇得八戒跳走，被馬一口咬住衣服，道：「二哥，你莫怕。」八戒道：「賢弟今日說話，必有大不祥之事。」白馬備言師父與己被難之事，說：「你在草科打睡，遇難不救，汝非忠也。」八戒道：「非是我你不忠。沙僧被捉，你又被打，我又戰他不過，師父又被他變了形相，不如大家散伙也罷。」白馬說：「二哥，你休言此事。你還去花果山請大師兄來，他還有降妖魔的法術。」八戒說：「賢弟，你就教我去請別人也罷了，若大師兄，他和我有些氣，怕他不聽我。」白馬說：「他去時還說來救師父，你厚放臉皮，還去請他來。」八戒聽罷，駕雲直至水簾洞口，去請行者。不知他肯來否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真是：

意馬心猿都失散，金公木母盡凋零。  
黃婆傷損通分別，道義消疏怎得成。

### 孫悟空收妖救師

卻說那八戒進水簾洞，見禮已畢，說言師父被擒，沙僧被捉，白馬被打，各事詳陳一遍。行者道：「我臨行時曾叮嚀你來，說若遇妖魔，就說出我的名字。怎麼又不說？」八戒思量道：「請將不如激將，莫若承此激他。」道：「我不曾說你倒還好，只為說了你名字，他道正要拿行者來剝皮挫骨。」行者聽言，惱得心燒，縱筋鬥雲，與八戒立至那老妖洞口，把老妖兩個兒子一起拿了。公主來說，行者把好言安地，說：「我一定救轉你去，你莫疑慮。」言罷，放出沙僧。沙僧出洞，一面天生喜，滿腔盡皆春，極言感謝。行者道：「閒話休題，你二人且抱此兒子去見老妖，說老孫在此等戰。」

八戒、沙僧徑至銀安殿，見老妖酒還未醒，二人把兒子丟將下去，跌得成泥，道：「你這妖怪，我大哥孫行者在洞中等戰。這是你的兒子，已被我等殺了。」老妖聞言大怒，星飛回轉洞口，見行者披掛等候。那妖候舉寶刀分頭便砍，行者掣棒棍觀面相迎，戰經五六十合，被行者使一個高探馬的勢子，賣一下葉裡偷桃的手段，望妖怪頭頂上一棒，打死那妖在地，化作一陣黑氣上天。行者抹開火眼金睛一看，知是上界奎木狼下界。又見洞口亦一溜青氣，知公主亦非兒女，乃被衣殿前的玉女，與奎木狼有夙緣，故配合一十三年。

行者進轉洞，帶公主去到寶象國中。那國王甚是歡喜，道：「你師父在鐵檻中。」行者近前去看，眾人皆見是虎，惟行者見是師父，笑道：「師父，你嫌我行兇作惡，你會做出這等模樣？」言罷，將法棒一指，乃現出本相。定性睜睛，見是行者，道：「悟空，你從那裡來也？」沙僧侍立左右，把前後詳陳一番，三藏謝之不盡。國王整治齋筵，酬謝師徒，宴罷又行。

唐僧復得行者，師徒從今一心相投，共往西方。又見高山峻嶺，正在難行之處，忽見綠坡上有一樵夫，高叫：「西進長老，聽我一言。此山名喚平頂山，山有一洞，名喚蓮花洞；洞有二妖，一名金角大王，一名銀角大王。聞說二妖打聽得甚麼取經唐僧，元神完足，正要畫影圖形捉他生吃。你若若是取經者，行路須要仔細。他有五件寶貝，甚是利害，謹記，謹記！」言畢，忽然不見。行者睜開火眼金睛，望雲端一看，見是目值功曹。遂縱雲趕上，罵幾聲毛鬼：「你有話不直說，這等變化怎麼！」功曹道：「大聖休惱，那妖甚是利害，須要堤防。」行者聞言，叱退功曹，按落雲頭道：「師父，此山精怪猖狂，弟子怕去，不如讓我回去也罷。」三藏道：「賢徒，你休惱我昔日之言。還須你盡心保我。」行者道：「我本無不盡心，只愁寡不敵眾。」三藏道：「還有八戒、沙僧，悉由你調遣。」行者道：「這等，讓八戒向前打聽，沙僧在後保護師父。」

八戒正去打聽，只見銀角大王與群妖手拿一圖，畫有師徒形影。妖見八戒來到，見合圖中一相，就掣寶刀來殺，八戒舉釘耙架住。鬥有二十回合，八戒被藤蘿絆倒，被群妖捉進洞去。不知八戒存亡吉凶，下文分解便見。正是：

頂山妖魔難收滅，萬種災生不易除。  
八戒打消遇妖捉，不知性命果何如？

### 唐三藏師徒被妖捉

卻說那怪將八戒拿進洞去，金角說：「這豬精要他則甚，還要去拿唐僧。」銀角道：「也不要放他，把他浸在後園塘中，浸去皮毛，然後把來做鮓。」眾小妖把八戒拋在水裡不題。

卻說唐僧三眾正在盼望八戒，那銀角與眾妖立在嶺上，見唐僧師徒來到，行者前走，沙僧後跟。銀角將手一指，唐僧在馬上打一寒噤。連指三指，就打三個寒噤。三藏愈加心怯，道：「徒弟，我打寒噤，必定是妖來。」行者聞言，掣起金棒，奮勇前進。那妖道：「果然好個大聖！若與他鬥棒法，不能捉他師父，必竟要善善圖他。」遂搖身一變，變做一個年老道士，跌在路旁，高叫：「長老救命！」三藏驚問：「老先生因何？」那妖假說虛情，道：「我是山背清幽觀中，與徒弟在人家祈福回歸，不料被虎咬去徒弟，我又傷了左足，故不能行。」三藏道：「我讓馬你騎。」妖道：「我腳痛，跨不得馬。」三藏叫行者馱他。行者知是妖怪，說：「我若打他，師父又惱，不如馱他在後，緩緩擺佈他。行者馱上肩，叫：「師父，前行些。」方才離遠了三四里路。

行者正欲害他，原來那妖就知道了，遂念一咒，遣得須彌山壓來，大聖左臂承了。大聖毫不著意，又遣得峨眉山壓來，大聖右臂承了，又不為意。肩起兩山，忙趕師父。老妖也嚇得汗流，復念真語，又遣泰山劈頭壓住。大聖腳軟，壓得七孔流紅。妖見壓倒大聖，趕去擒拿三藏。沙僧擋住，大戰一場。那妖展開大手，把沙僧挾在左肋下，右手拿著三藏，腳尖兒鉤著行李，口咬著白馬，一陣風回到蓮花洞裡。

金角見了大喜，說：「兄弟，你不曾拿得他有手段的行者來也，怕吃他師父。」銀角道：「哥哥不必憂慮，被我遣三座大山壓住，寸步也不能動，方才拿得唐僧。」金角道：「這等，造化，造化。只是那行者五行山也壓他不死，他若不死，還怕吃他師父不成。」銀角道：「我自有計。且把豬八戒撈上水來，吊在東梁，沙僧吊在西梁，唐僧吊在中間，白馬扣在槽上。叫精細鬼、伶俐蟲拿著紅葫蘆、玉淨瓶，徑至山頂，把二寶底朝天口朝地，叫一聲孫行者，他若應聲，就裝他裡面，就貼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符封倒，他就一時刻化成膿了。」

且不說那小妖領寶。卻說大聖被壓，早驚動五方揭諦功曹，忙叫動本土山神，道：「你這野神，怎麼把山借那妖壓住大聖，他明日出來，怎肯饒你。」土神恐懼，同揭諦遣開三山，放出大聖。行者跳將起來，掣起鐵棒來，道：「這野神，你倒不怕老孫，卻怕妖怪！」土神道：「那妖神通廣大，念動真語，拘我等在他洞裡，輪次當值。」大聖聽言，正在感歎，見那傍放出霞光，忙問土神：「他那邊什麼放光？」土神道：「想是那怪差小妖拿出寶來降你。」行者又問他：「洞中常有甚人往來？」土神道：「他愛的是燒丹煉藥，喜的全真道人。」

言未訖，見二小妖將近。行者叱退土神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老真人。小妖一見，問：「老善士，何處到此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是蓬萊山到此，尋個徒弟傳道。」小妖道：「傳我二人也罷。」行者問：「你二人何處？往那裡去？」妖道：「我是蓮花洞。我家魔王拿得甚麼唐僧，他有一徒弟，名行者，被山壓倒。我拿紅葫蘆、玉淨瓶去裝他。」行者問：「怎麼裝得？」二妖備以銀角吩咐的言語，詳說與他聽，行者就起意謀他的。遂來腰上拔一根毫毛，仍變一葫蘆，道：「你的只裝得人，我的還裝得天。」二妖聽得，就肯把葫蘆、淨瓶來換，只叫：「師父，你裝與我看看，我肯把兩件和你對換。」行者卻低頭念咒，叫游神奏過玉帝，借天一裝，助我收妖。游神上奏玉帝，忽見哪吒奏道：「天怎麼裝得？請玉帝降旨，到北天門問真武借他皂雕旗，閉了日月，當做裝了一般，助老孫收妖。」玉帝依奏，哪吒借了皂旗，在南天門外相助。游神急往大聖耳邊報知，道：「哪吒來助功。」行者仰面，見哪吒手執皂旗，乃道：「我裝天了。」妖道：「裝便裝，只管阿棉花屎。」行者念咒，將葫蘆拋起。哪吒遂把皂旗一展，霎時黑暗。小妖驚得忙叫：「師父，快放出天來，莫閉死我也。」行者復念真語。哪吒收了皂旗，日色重光。小妖就把二寶即換了假葫蘆。行者得了二寶，縱上雲端，謝了哪吒不題。且在雲端看小妖轉洞，不知怎麼區處，且聽後面如何。

三藏八戒與沙僧，被妖捉獲實堪憐。  
大聖壓在三山下，土神開山得脫生。  
小妖拿寶來收伏，換得行者毛一根。  
三藏果是金蟬子，感動哪吒閉了天。

### 孫行者收伏妖魔

卻說那兩個小妖見行者去了，笑盈盈說：「也把天來裝一裝看。」把假葫蘆望上一拋，行者在空中收轉毫毛，葫蘆不見。驚得二妖在草坡中東摸西摸，那裡去尋。慌忙回轉洞中，正見二魔同坐飲酒。小妖哀告其事。妖魔知是行者拐去，道：「你這無用小妖，且在傍聽罪。」金角道：「二寶既被行者拐去，如何取得？」銀角道：「還有三樣寶貝：七星劍，芭蕉扇，幌金繩。這繩現在壓龍洞老母收下，就著巴山虎、倚海龍，去請老母來吃唐僧肉，帶幌金繩來拿行者。」

不覺行者把寶貝變小，放在耳朵，復變蒼蠅，在傍聽見。慌忙趕出洞去，掣起如意棒，打死龍、虎二妖，扯下一根毫毛，變一個巴山虎，自己變一個倚海龍，去至洞中，請得老妖。行至半路，仍把一棒打死，搜了幌金繩。又把毫毛一根，變做老妖，來蓮花洞口。眾妖接進，二魔近前叩頭，行者屈身挽起。那八戒在樑上，望見行者尾巴，叫：「師父莫慌，才來老妖是行者變的。」行者聽得，道：「孩兒請我來吃唐僧肉，我實不吃，只愛豬八戒的耳朵下酒。」八戒聽見，罵道：「遭瘟的，你要割我耳朵，我喊出你事來。」

只被八戒這句言語，走出風來。銀角掣起七星劍一砍，行者現出真形，兩個大戰一場。行者戰至中間，拿起玉淨瓶，大叫一聲「銀角妖」。這妖怒氣一應，被行者裝進去了，又得了七星劍。小妖慌忙報知金角，那金角掣起芭蕉扇趕來，行者且不接戰，見妖一到，拋起幌金繩，望老妖一套。不知老妖有個鬆繩咒，縛別人就緊，縛自己就寬，被老妖反把行者套倒。這行者先得二寶，被他變小，放進耳朵。七星劍不曾變得，被老妖拿轉寶劍，照光頭砍了十數刀，行者頭皮紅也不曾紅。老長仍把吊起在樑，且進後堂飲酒。

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你吃我耳朵麼？」行者道：「你莫笑，你還要我來救。」須臾，被他變小身子，溜將下來，拿了幌金繩。變一個假的吊在樑上，自己變做一小妖，到魔頭背後，偷了寶劍，忽礙動老妖，那老妖又掣芭蕉扇趕來。此時老妖怒氣滿胸，不理清濁，把扇望離宮一刮，烈火遍起，圍住行者在中。被行者把一根毫毛，變做一個假的在火中，自己走轉洞中。見有些小妖在洞中看守，行者掣棒一發打死。魔頭只說燒死行者，歡喜轉洞，只見屍橫滿地，驚得忙入洞中去看。行者潛身藏了。魔頭悶睡在案，行者魘魘的盜了芭蕉扇。五寶俱已到手，藏匿停當，復掣棒一打。老妖趕得逃往壓龍洞去不題。

行者放下唐僧與八戒、沙僧，將他洞中潔淨茶米炊吃。正行，忽見老妖統得壓龍洞中眾妖，又統外家親戚狐阿七幾個來戰。此妖沒有寶貝，怎是行者兄弟對手，把眾妖一齊打死。四聖收拾行李正走，忽見路旁有一瞽者，來取寶貝。行者細看，原是太上李老君。行者叫聲：「老仙何事？」老君遂見真形，說：「葫蘆是我盛丹的，淨瓶是我盛水的，寶劍是我煉魔的，扇子是我搨火的，繩

子是我繫腰的。那金角是我看金爐的童子，銀角是我看銀爐的童子，只因偷了我寶，走來下界為妖。阿七亦是狐狸精，今皆被你除去，可將寶貝還我。」行者道：「既是你老仙的，就付還你。」老君接寶上天。不知唐僧幾時見佛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老君回歸兜率宮，逍遙直上九重天。  
唐僧四眾奔西去，幾時取得寶經旋。

### 唐三藏夢鬼訴冤

卻說孫行者收妖、還寶已訖，四眾又行多時，三藏悽愴感懷，道：「自離長安，寒暑四五年矣，怎麼還不得到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寬心，此才出大門哩！」正言談間，只見紅日西沉。三藏道：「此處有一座大寺，可在此借宿。」四人徑至山門外，見上寫有「寶林寺」三字。四眾徑入法堂，與本寺僧人禮畢話完，僧人獻上茶飯，整頓鋪蓋，伏侍四人就寢。

三藏睡至三更時候，夢中聞得禪堂外叫聲：「師父救命！」夢中抬頭一看，見是個含冤的漢子，是個帝王模樣。三藏問：「你是何方人氏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是烏雞國中國王，到此四十里。因前五年乾旱，朕正欲祈求，忽有終南山來一道士，能呼風喚雨。朕請他求雨，頃刻大雨滂論，朕得他救了生靈，因與他結為兄弟。過了兩年，他思奪我榮華，一日，同到御花園中八角琉璃井邊，他將朕推下井中，用石蓋住，上栽一株芭蕉，他就變做我相。文武官人都不能辨，被地占去朕的江山。」三藏道：「你去陰司告他。」那人道：「他神通廣大，四海龍王和他有親，十殿閻王與他相好，因此無門投告。」三藏道：「這等，我亦無如之何。」那人道：「我乃冤鬼，敢來見你，因夜遊神一陣神風送來，道我災星已滿。說你手下有個徒弟孫行者，法力廣大，可以收妖救朕。」三藏道：「歲月已久，文武官妃不信，縱我徒有手段。反說我等欺邦滅國，卻不是畫虎刻鵠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有親生太子，三年未曾入宮，妖人恐他母子論出長短。明日出山打獵，師父定然與他相見，可把我冤情說與他知。他若不信，我留下一件金甌白玉珪，此物可以為記。此是我生前佩的，今妖人三年沒有此寶，他反說被求雨的道人拐去。你明日把此物與太子看，他自然聽信。我今不敢等久，還要去宮中托夢與皇后。」言罷，三藏驚醒，原來是一夢。就叫醒行者，把夢與他詳說。行者道：「我就與他報仇。」三藏道：「他還遺下一件金甌白玉珪為記。」行者道：「這等，我有一計了。我拔下一根毫毛，變個匣子，裝起此寶。我變做三寸長的小子，亦放在匣中，你捧在手中當堂坐下；我先去引得太子來此參佛，他見你不起身，必然罵你，你就說「不要罵我，我有寶貝在身，故不懼你。」他必然問是何寶，你取出我來，我與他說了詳細，然後以白珪為證。」師徒言談不睡。

待至天明，行者別了師父，去烏雞國中一看，果見妖氣瀰漫。行者正發感歎，忽聽炮聲一響，太子出山打獵。行者見他放了鷹犬，扣了弓箭，遂變做一白兔亂跳。被太子開弓一箭，行者把毫毛夾住他箭。太子見射中了白兔，星忙來趕。行者引至寺門，把箭插在門上，自己跳入匣中。三藏捧起，當堂坐下。太子趕至門口，見箭在門上，心中疑恐是神；進寺參拜，嗔惱唐僧倨傲，不起身迎接，厲聲大罵。三藏道：「我乃東土唐僧，身帶有寶，故不跪你。」太子道：「有何寶？」三藏道：「我有仙童，能知幾千年過去未來的事。」太子道：「你取來我看。」三藏忙開匣蓋，行者跳將出來。太子道：「這星兒能知甚事來！和尚說你能知過去未來。」行者道：「萬事皆知，待我說與你聽。你本是烏雞國太子，五年前荒旱，你父王祈雨，終南一道士善呼風喚雨，你父王與他結為兄弟。這事有麼？」太子道：「有的。」行者道：「如今稱孤的是誰？」太子道：「非父王而何。」行者哂笑不已。太子道：「如何只笑？」行者道：「人眾不便言。」太子將人馬門外札住。行者正色道：「坐位的是祈雨的。」太子道：「胡說！」行者將身一變，那匣不見了，卻將白玉珪獻與太子。太子道：「奇哉，奇哉！」行者道：「莫漏去消息。我昨買宿，師父夢見你父王，說被他推在御園八角琉璃井中，他變作你父王的模樣，無人知識。故我特引你到此，訴此衷情，你既認得白玉珪，怎麼不替父王報仇！」太子聞言，心傷疑惑。行者道：「不必疑惑，請回本國，問母親，看他夫妻恩愛，比三年前如何，便知真假。你只要單人獨馬進城，從後宰門到宮中見母親，須悄悄低言，怕走漏消息，你母子性命難保。」太子依說，吩咐：「人馬在此札住，我去就來。」此去不知有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鬼王夜謁唐三藏，悟空解化引嬰孩。  
太子聞言心懷慮，急回後宮問母娘。